

G r e a t

L i t e r a t u r e

A List by *Ge Fei*

格非

中国小说读本

一生的文学珍藏

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

我们希望这些“影响”了一个作家心灵成长的名篇，也能每“影响”你，并滋养、唤醒你心灵中的经典情怀、故园之思。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说得对：“影响不创造任何东西，它只是唤醒。”确实，惟有当你的记忆、想像和沉睡的心被唤醒之后，你的阅读才算真正开始……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Y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Great Literature

A List by Ge Fei

格非

一生的文学珍藏

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
中国小说读本

在中国文学史上，古典小说虽也经历过一次次的“出发”，甚至吸收了某些域外的叙事成果，但基本上在中国文史框架的内部艰难跋涉。中国小说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发发生于约一百年前。“现代文学”的发生导致了中国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巨变。从小说观念到语言；从文体、叙事视点、叙事人称到修辞，每一个领域无不大大拓展，并最终形成了所谓现代与古典的清晰分界线。

——格非

晴

◎ 丛书

建议购列类别

文学·文化教育

ISBN 7-5306-4179-4



9 787530 641798 >

ISBN 7-5306-4179-4/I·3319

定价：35.00元

格非 选编

一生的文学珍藏

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

Great Literature: A List by Ge Fei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中国卷 / 鲁迅等著, 格非选编.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一生的文学珍藏)

ISBN 7-5306-4179-4

I. 影... II. ①鲁... ②格...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462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75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35.00 元

《世说新语》：鲁迅先生曾认为它是中国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其实，叙事、抒情对后世的小说也影响甚大。言辞简净、清新，意蕴悠长，许多篇什脍炙人口。



《聊斋志异》（三篇）：中国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所记狐女，大都妍质清言，来去飘忽，风流放诞，嫣然百媚：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叙事缕裁至巧而若出自然，笔法则警露幽深而意含未尽，令人百读不厌。

《一件喜事》：我在给学生上课时，曾要求学生将《一件喜事》与苏童的《妻妾成群》一起参读。凌叔华语言不事夸饰，叙事不露声色，作者的意思由孩子的目光，甚至是服饰器物的不经意描述而曲笔道出，饶有风致。

主编的话

谢有顺

人的一生有许多美好的记忆，阅读肯定是其中之一。有人将阅读当作“划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界限”（贺麟），也有人将阅读视为“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梁实秋），这些都非夸张之词。书里乾坤，纸上心迹，记载的都是前人的智慧和学识，后来者借着读其书，便能与其心灵相通，受其教益，为之熏陶，以致远避世俗的侵蚀，渐达高远的境界，不亦快哉？因此，宋人黄庭坚有言：“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

按照黄庭坚的标准，现代人的面目或许已经相当可疑了——在信息时代，人们获取知识、了解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读书早已不再是现代人的独一选择。随着网络文化的兴盛，影视霸权的确立，手机短信的风靡，人与书的亲密关系正在面临考验。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阅读已被边缘化，文学经典也备受嘲讽，此风渐长之后，现代人离“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境界实已不远矣。

一个语言无味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坚硬、僵死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显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因为人心所需要的温暖、柔软和美好，并不会从这个世界里生产出来。这个时候，就不由得让人想念起文学来了——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软化人心、创造梦想。诚如台湾作家张大春所说，文学带给人的往往是“一片非常轻盈的迷惑”，它不能帮助人解决人生问题，它的存在，只是“一个梦、一期幻想”而已。

然而，谁都不能否认，只有那种存着梦想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

文学就是做梦。因为有了这个梦，单调的生活将变得复杂，窄小的心灵将变得广阔。文学鼓励我们用别人的故事来补充自己的生活经历，也鼓励我们用别人的体验来扩展自己的精神边界——每一次阅读，我们仿佛都是在造访自己的另一种人生，甚至，阅读还可以使我们经历别人的人生，分享别人的伤感。比如，公元742年，诗人李白游历东晋名士谢安旧处后，写下了著名的《东山吟》：“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这本是李白的个人感叹，但自从这首诗流传以来，李白的慨叹就一直被无

数的人所分享。是啊，当年那如花似玉的“他妓”已化作“古坟荒草”，但“今朝如花月”的“我妓”呢，百年之后，还不照样成为一堆“古坟荒草”供后人缅怀？无论你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贩夫走卒，乞丐傻瓜，结局并无二样。由此想来，一种旷世的悲凉就会油然而生——于是，大诗人李白那惊天动地的“怅然”，我们这些小人物也在阅读中实实在在地体会了一回。

这就是文学所创造的奇迹。能被这样的奇迹所照亮的人生，一定会特别绚丽和灿烂。因此，继《优雅的汉语》之后，我们又策划了这套《一生的文学珍藏》。所谓“文学珍藏”，是指这些作品都是必须读的，也是值得一读再读的。贾平凹选编的外国散文读本，格非选编的中国小说读本，苏童选编的外国小说读本，篇幅虽然不大，但有此几册选本在手，读者大致是可以窥见好小说、好散文的动人面貌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我全部的人生都被概括进了我的小说”，这话是可信的。因此，苏童、格非选编的小说读本，能让你认识四十种人生，而贾平凹选编的散文读本，则能让你靠近五十颗伟大的心灵。这些既是选编者个人的阅读“影响”史，也是读者的入门文学读物——如果你想了解文学的秘密，又有心于写作，那么，这几部选本里的作品，实在是最低限度的阅读篇目了。

我们希望这些“影响”了一个作家心灵成长的名篇，也能够“影响”你，并唤醒你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想像。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说得好：“影响不创造任何东西，它只是唤醒。”确实，一个被唤醒的人，他和文学的距离是最近的。

2005年3月28日，广州

格非序

在T.S.艾略特看来,如果将文学的实验以及各种各样的探索视为一次“出发”,那么,这一旅程既意味着朝向陌生之地不断开拓自己的疆界,意味着革命性的实践和新的历险,同时,它也可以被看成对起点的不断回望。他预言说,我们所有探寻的终结,将来到我们最初的出发之地。卡彭铁尔在临终前留下的“回到种子”的神秘遗言,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他认为,拉丁美洲文学向西方文学不断学习的旅程,实际上也是一条回归种子的道路。

在中国文学史上,古典小说虽然也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出发,甚至也吸收了某些域外的叙事成果(如佛经故事),但基本上在中国文史框架的内部艰难跋涉。

小说的概念,中国与西方(现代与古代)完全不同,并不能与fiction, story或novel等量齐观。从词源学上来说,庄子、桓谭或班固所定义的文言小说,指的是街谈巷议、残丛小语一类的琐屑文类。到了明代的胡应麟,才把文言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等六种。后来的纪昀、鲁迅、郑振铎等人或有增删,但基本上沿袭了胡氏的框架。而宋元以后的白话小说,特别是明清以后的长篇小说的繁盛构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另一个源流。白话与文言小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是否有共同的来源?这本身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人认为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都可追溯到《尚书》、《左传》一类的史家作品,到了唐宋之际才开始分流,也有人力主经、史、子杂滥说。到了近代的胡适、鲁迅等人,则将白话小说单独挑出来,认为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源头并不一致,主要由唐宋之后兴盛的说话、唱本等俗文学脱胎而来。

总体而言,中国古典小说的“源”,由经、史、子叙事的“流”汇聚而成,而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到俗讲、唱本、说话等艺术形式极大的影响。各种不同的文类相对独立,又彼此借用,为中国叙事留下了丰富、复杂的历史遗产。这与西方小说大体由史诗(epic)至罗曼司(romance)至小说(novel)的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迥然不同。

中国小说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发发生于约一百年前。现代文学的发生导致了中国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巨变。从小说观念到语言,从文体、叙事视点、叙事人称到修辞,每一个领域无不大大拓展,并最终形成了所谓现代与古典的清晰分界线。

现代小说革命固然受到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受到西方小说叙事技法的重要影响,但同时,它也是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又一次再确认。这种再确认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叙事资源一次整理、扬弃、择取、借鉴的过程。一般来说,其痕迹并不难辨认;比如鲁迅对于古代神话、废名对于六朝散文和古代诗歌、张爱玲对于《红楼梦》、沈从文对于唐宋传奇、汪曾祺对于晚明小品的借鉴或改写,但在所谓“现代性”话语的背景之中,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往往被众多文学史的研究者所忽略。

选编这本作品集，也给我个人回望中国小说叙事提供了一个契机。如果单单编选一部《中国小说读本》，编者就必须考虑到小说发展各个时期、各种不同文类、不同派别之间的平衡。而侧重于“影响了我的三十篇小说”的这个要求，问题就会清晰、简单得多，这也为本人的固陋或专断提供了一个保护。

坦率地说，在中国古典小说的范围内，我个人最喜爱的也许还算是明清之际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特别是《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镜花缘》、《醒世姻缘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荦荦大端，但限于篇幅，这些作品一概不能入选。我对宋元以后的白话短篇小说并无太大好感，所以大体仍以文言小说为主。

就中国现代小说而论，在作家、流派、艺术表现方法诸方面极一时之盛，我个人也受益至多。因此，选入的作品在本集中占了相当分量。至于中国当代小说，虽去今不远，但成就巨大，佳作纷陈，令人眼花缭乱，一时难以取舍，仅依个人口味择其一二而已。

接下来，我就简单说一下编选这些作品的理由。

《世说新语》：鲁迅先生曾认为它是中国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其实，叙事、抒情对后世的小说也影响甚大。言辞简净，清新，意蕴悠长，许多篇什脍炙人口。

《任氏传》、《李娃传》、《莺莺传》：皆为唐传奇之优秀作品，无论是其内容，还是故事格局、人物塑造，或是艺术表现手法，都对后世影响深远，这类故事曾一再被改写，亦影响到宋元以后的戏曲，甚至明清两代长篇小说的创作。现代的沈从文自认为是从唐传奇学会了写小说。胡应麟认为，唐传奇是中国文人有意地进行小说创作的开端。

《错斩崔宁》：宋人的白话小说。作者不可考。人物塑造(特别是人物对话)和情节铺陈(特别是悬念设计)皆有可观之处。

《聊斋志异》(三篇)：中国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所记狐女，大都妍质清言，来去飘忽，风流放诞，嫣然百媚；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处处，叙事缜密至巧而若出自然，笔法则警露幽深而意含未尽，令人百读不厌。

《孔乙己》：鲁迅的小说，写作过于用力。关于这一点，鲁迅本人亦不否认。这也造成了鲁迅叙事上的某些瑕疵，但这也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关键所在。若以短篇小说所要求的纯粹和完美而论，《孔乙己》无疑正是这样的杰作。短短千余言，而人物感人至深。叙事自然流畅，特别重要的是他的语调，朴拙而悲悯，天然无雕饰，具有直抵人心的巨大感染力。

《断魂枪》：老舍是长篇巨匠，偶写短篇亦有大家风范。

《一件喜事》：我在给学生上课时，曾要求学生将《一件喜事》与苏童的《妻妾成群》一起参读。凌叔华语言不事夸饰，叙事不露声色，作者的意思由孩子的目光，甚至是服饰

器物的不经意描述而曲笔道出，饶有风致。

《桃园》：废名自称是一个厌世者，而且认为厌世文学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学。本篇是废名短篇小说的代表作，虽不至于厌世，但读后亦有深切的悲凉。周作人曾说废名的文字最为艰涩难懂，《桃园》虽不在天书之列，却也并不易读。尤其是行文中的省略和结尾部分的隐晦，读者须多加玩味。

《柏子》：沈从文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现代小说家。他每以乡下人自况，常用文无定法一类的古训来为自己野心勃勃的实验辩护，声称要打破小说的一切规矩，行文自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派。《柏子》这篇小说蕴含了作者较深的文化寄托，整个故事犹若一个比喻，写来漫不经心，但读完却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确定，甚至会让我们怀疑小说中的故事到底有没有发生。其叙事技巧绝非“散文化”三字可以轻巧带过。

《夜》：上大学时，由于老师深喜丁玲，受她的教诲，一度狂读不辍。这么多年过去后，许多作品都有些淡忘，惟独这篇记忆犹新。

《摩罗什》：读本科时听过施先生的课，他对“新感觉派”这一称号并不以为然。《上元灯》、《春阳》、《梅雨之夕》等作品都是他的代表作。《摩罗什》保留了心理小说的特点，但境界似乎更为阔大。

《菜竹山房》：吴组缃精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字里行间，旧小说的痕迹隐约可见。这篇小说结尾以《聊斋志异》一类的“作者现身”套路来交代故事来源，似乎颇有试笔和游戏之味道。其实，吴组缃写作工于心计，大多布局精巧。

《后花园》：最喜读《呼兰河传》，因篇幅过长，只得割爱。《后花园》与《呼兰河传》写于同一时期，内容和写法也相仿佛。鲁迅说她叙事写景优于人物，亦有人批评她结构意识欠缺。实际上，可能是萧红对于小说的理解本来就与常人大相径庭。她文字的抒情性和诗意，具有朴拙、净朗的质地，又不失女性的妩媚。

《金锁记》：张爱玲笔下所写，不过是世态常情，但因生逢乱世，这种常情就有了另外的意味。她望远而悲，不可断绝，却又无可奈何。她担心世道日衰，以后的人恐怕连《红楼梦》也读不懂了，也只是轻轻一叹，正如七巧腮边的一滴泪，任由它变凉、风干，却懒得去擦它一下。其惆怅和忧伤至今耐人寻味。

《小二黑结婚》：写出一流的小说，的确不需要太大的“学问”。赵树理是一个例子，狄更斯则是另一个例子。可惜的是，那个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了。

《大淖记事》：汪曾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写作了，但他最好的小说却在1980年才问世，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也许有人认为《受戒》或《陈小手》更好一些，但我觉得《大淖记事》更显得落落大方。

《错误》：“缠绕式”叙事的典范之作，也是“马氏圈套”的教科书式的作品。

《透明的红萝卜》：20世纪80年代后我读过的中国最好的中篇小说之一。



目录

- | | |
|-------------|-----------|
| 1 世说新语 (五则) | 刘义庆 (1) |
| 2 任氏传 | 沈既济 (3) |
| 3 李娃传 | 白行简 (11) |
| 4 莺莺传 | 元稹 (21) |
| 5 错斩崔宁 | 佚名 (31) |
| 6 聊斋志异 (三篇) | 蒲松龄 (44) |
| 7 孔乙己 | 鲁迅 (56) |
| 8 断魂枪 | 老舍 (60) |
| 9 一件喜事 | 凌叔华 (67) |
| 10 桃园 | 废名 (75) |
| 11 柏子 | 沈从文 (83) |
| 12 夜 | 丁玲 (89) |
| 13 鸠摩罗什 | 施蛰存 (95) |
| 14 小二黑结婚 | 赵树理 (118) |
| 15 莱竹山房 | 吴祖湘 (131) |
| 16 后花园 | 萧红 (138) |
| 17 金锁记 | 张爱玲 (156) |
| 18 大淦记事 | 汪曾祺 (176) |
| 19 错误 | 马原 (193) |
| 20 透明的红萝卜 | 莫言 (207) |

世说新语（五则）

刘义庆

刘义庆（402—444），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王刘道怜次子，临川烈王刘道规嗣子。东晋义熙十二年（416），袭封南郡公。永初元年（420），刘裕代晋自立，义庆袭封临川王，征为侍中。元嘉二十一年（444）卒。谥康王。《宋书》卷五一、《南史》卷十三有传。义庆为人“性简素，寡嗜欲”，“受任历蕃，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他雅好文学，袁淑、鲍照等文士均被招致门下。著作有《徐州先贤传》十卷，《集林》二百卷等，又曾仿班固《典引》作《典叙》。此外还有小说集《世说新语》、《幽明录》、《宣验记》等。《世说新语》是一部主要记载汉末魏晋士族阶层言行风貌和轶事琐语的笔记小说。此书不仅保留了大量当时社会生活的珍贵史料，而且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是一部文学价值极高的古典名著。自问世以来，便得到历代文士阶层的喜爱和重视，至今仍在海内外广为流传。



不同版本的《世说新语》

木犹如此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卿卿我我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阿堵物

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1]，呼婢曰：“举却阿堵物！”

[1] 阂：阻碍。

华歆、王朗之优劣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2]。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2] 拯：即拯救、救援。

王子猷雪夜访友

[1] 王子猷：王羲之儿子王徽之的字。山阴今浙江绍兴。

[2] 左思：西晋名诗人。《招隐》写隐居田园之乐。

[3] 戴安道：戴逵的字，名士画家，时隐居不仕。

[4] 剡：今浙江嵊州。

王子猷居山阴^[1]，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2]，忽忆戴安道^[3]。时戴在剡^[4]，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任氏传

沈既济

沈既济(?—786?),唐代文学家。苏州吴人,一说德清人。唐德宗时任左拾遗、史馆修撰,后官至礼部员外郎。《旧唐书》卷一四九、《新唐书》卷一三二有传。既济通经史,善小说,撰有《建中实录》十卷及传奇小说《枕中记》、《任氏传》等。《任氏传》叙人狐恋爱,为讽世之作。妖狐幻化之说,由来已久,六朝志怪屡见,至中唐遂盛。《任氏传》以性情写狐女,颇为动人,叙事绵密,笔触精微,亦收传情达意之效。唐人喜述狐精,此传堪称冠冕。



《唐传奇新探》

任氏,女妖也。有韦使君者^[1],名崙,第九^[2],信安王祜之外孙^[3]。少落拓^[4],好饮酒。其从父妹婿曰郑六^[5],不记其名。早习武艺,亦好酒色,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与崙相得^[6],游处不间^[7]。

天宝九年夏六月^[8],崙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9],将会饮于新昌里^[10]。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间去^[11],继至饮所。崙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12]。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13],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14]。白衣时时盼睐^[15],意有所受。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16],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17],不徒行何为?”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相奉^[18]。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诱^[19],稍已狎昵^[20]。郑子随之东,至乐园园^[21],已昏黑矣。见一宅,土垣车门^[22],室宇甚严^[23]。白衣将入,顾曰:“愿少踟蹰^[24]。”而入。女奴从者一人,留于门屏间^[25],问其姓第^[26]。郑子既告,亦问之。对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顷,延入。郑繁驴于门,

置帽于鞍。始见妇人年三十余，与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烛置膳，举酒数觞^[27]。任氏更妆而出，酣饮极欢。夜久而寝，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将晓，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系教坊^[28]，职属南衙^[29]，晨兴将出，不可淹留^[30]。”乃约后期而去。

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31]。门旁有胡人^[32]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33]。郑子憩其帘下^[34]，坐以候鼓^[35]，因与主人言。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自此东转，有门者，谁氏之宅？”主人曰：“此隗墉弃地^[36]，无第宅也。”郑子曰：“适过之^[37]，曷以云无^[38]？”与之固争。主人适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诱男子偶宿，尝三见矣。今子亦遇乎？”郑子赧而隐曰^[39]：“无。”质明^[40]，复视其所，见土垣车门如故。窥其中，皆藜荒及废圃耳^[41]。

既归，见崑。崑责以失期^[42]。郑子不泄，以他事对。然想其艳冶，愿复一见之，心尝存之不忘。经十许日，郑子游，入西市衣肆^[43]，瞥然见之^[44]，曩女奴从。郑子遽呼之。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45]。郑子连呼前追，方背立，以扇障其后，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郑子曰：“虽知之，何患^[46]？”对曰：“事可愧耻，难施面目^[47]。”郑子曰：“勤想如是，忍相弃乎？”对曰：“安敢弃也，惧公之见恶耳。”郑子发誓，词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艳丽如初。谓郑子曰：“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郑子请之与叙欢。对曰：“凡某之流，为人恶忌者，非他，为其伤人耳。某则不然。若公未见恶，愿终己以奉巾栉^[48]。”郑子许与谋栖止^[49]。任氏曰：“从此而东，大树出于栋间者，门巷幽静，可税以居^[50]。前时自宣平之南，乘白马而东者，非君妻之昆弟乎^[51]？其家多什器^[52]，可以假用。”

是时崑伯叔从役于四方^[53]，三院什器，皆贮藏之。郑子如言访其舍，而诣崑假什器。问其所用。郑子曰：“新获一丽人，已税得其舍，假具以备。”崑笑曰：“观子之貌，必获诡陋^[54]，何丽之绝也？”崑乃悉假帷帐榻席之具，使家童之惠黠者^[55]，随以覘之^[56]。俄而奔走返命，气汗汗洽^[57]。崑迎问之：“有乎？”又问：“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崑姻族广茂^[58]，且夙从逸游^[59]，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